



星湖僊說
四

人事部

原書十七

廿九

1489
17-6



星湖僊說

人事部

王陽明

靜菴聽松

小食點心

雀鼠耗

姨為緇室

庸醫殺人

閔王廟

幻術

閨壺之戒

二王撥鎗法

以甫為字

四耐翁

百金

曇陽周子良

胎息

鮮于澗

先見百年者

殺穀捕蠅

秦近君

三惜

雷菴

靖節乞食

世子喪行祔

世弟被髮



謚議

表德

冰坼

大鉢鑿匙

南蠻

獻璞

薦人

善戲謔

李延平

聖世仁政

朋黨

朝天滄死

折柳贈行

沈猶氏

雍正

國婚揀擇

申判書詩

旅中亨奈

宣靖陵

官防之變

滄洲釋奠

嶺南俗如眉州

振動

膜拜

朱子求命

閩閩呼補

鄭仙姑

帛拜

鷄兔羹

男伏女偃

氣無空缺

附上閻羅

毆擊考官

堪輿

寃獄

表叔內弟

朱子論科試

三豆四豆

三樂

金駟孫挽詩

張居正李東陽

民母

大同

忘已事上

退溪南溟

河松亭

夫婦

問故

半菽啜菽

地窖

貯人待用

華夷之辨

耳毫

王文正



星湖僂說

人事部

王陽明

退溪云陽明學術頗惑其心強狠自用其辨張皇震耀使人眩惑而喪其所守賊仁義亂天下未必非此人也欲排窮理之學則斥朱說於洪水猛獸之災欲除繁文之弊則以始皇焚書為得孔子刪述之意其言若是而自謂非狂惑喪心之人吾不信也陽明既斥朱子以洪水猛獸皇明之世既不能不祀朱子又必並享陽明於一宮可乎退溪之論又如此東人既不能不祀退溪陽明之不可並享亦明矣初陽明從祀議起北方皆從不

可祀之論南方皆主可祀之論南方之人多而盛其言遂行非
公共之論也西厓集云嘗認者壬辰被虜入日本遇浙江人遂
自日本逃至福建遷迤入武夷山第五曲有朱子書院院長每
日率諸生講學行禮學規甚嚴晨起擊鐘諸生分庭相揖歌闕
睢三章登堂聽講日晚乃罷夕又相揖歌鹿鳴日以為常令認
同參講席幾數月臨別各為歌詩以贈之且曰聞朝鮮以為中
原尚陸子宗不肱陸學間有此則專崇晦庵之學須以所見歸
語朝鮮後認還朝傳此事以此數條推之陸王之學中國亦不
甚感其所尊尚者即間有之耳何足為懷襄天下之慮耶向者
吳京問答特一時偶肱也明朝既有從祀之典則居學者似此

酬答理或有之未必為天下之大是非也余考弇州集王錫爵
學士議陽明泛祀云云夫霸儒也外事儒而心事禘其女曇陽
大師沮之學士為制草云

靜庵聽松

退溪答奇明彦書云靜庵非不知為難知難而誤有所恃亦非
獨誤恃之故良由求退無路而致之長使英雄淚滿巾不獨死
諸葛一人也是乃諸賢臨危不戒直前太銳之故又荅朴和叔
書曰博者一手誤著全局致敗近世士林之禍率曰虛著而作
已卯領袖人士學未成而暴得大名遽以經濟自任已是虛著
取敗之道詳此數條退溪之於靜庵猶有所憾以此當時聞者
多以為不快及撰成聽松墓銘有見幾明哲之語此其獎誦也

大矣然牛粟諸公為之不滿於此語故退溪荅成牛溪書云示
喻見幾明哲等語公及叔獻力加分疏意以要避禍為非正法
郭林宗為不足法耶如已卯間事妄謂如先公所處乃正也又
荅金而精書曰成君書又力言其先志本無明哲保身之意其
不仕也只為多病不仕也愚意自古高隱之士若只曰病不出
則世之高隱之士豈鮮得而可貴乎蓋明哲保身與直前太銳
相反退溪於聽松無貶辭則於靜庵可知也退溪又嘗見晦齋
與忘機堂書云李優於趙其意謂雖有真積之功在大賢論則
不害為一間之未達也古人云比方聖賢如論量父兄年甲高
下此言在後學宜謹守然古賢所造如行程遠近雖千里之遠

未有不辨涯際而能躋趨得達者也姑識所見

以待吾學之
進而更考

小食點心

昭明太子傳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唐鄭僎為江淮留後夫
人曰甬且點心後世以早晨小食為點心家禮居家雜儀婦具
晨著俗謂點心是也我國則以午饌為點心此亦見士喪禮疏
然不以此為點心或日中亦大食故云甬點心者小食之名午
饌而小食則謂之點心亦可當午大食猶稱點心則餽不餽哉

雀鼠耗

漢隱帝時王章駭歛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
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百姓愁怨至周太祖罷斗餘稱

耗者世宗顯德二年每斛給耗一斗蓋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故也我國糶糶每添十之一謂之耗亦托雀鼠而云爾然所添者却為官府之用至雀鼠所損則頒而小斗使民賠其胸秋又歛其耗之耗則是民重輸其耗也苟欲加歛亦豈無說而必以雀鼠厚已乎此不聞於天下後世者也此不過常情因循不覺也余謂朝廷推原其本使公私文字必稱雀鼠耗而其省文但稱耗者有罰則耳聞目見必有惕惕然知恥者矣既恥則亦或有上奏易轍矣雀鼠倉中食穀虫見爾雅註

姨為繼室

事文類聚云歐陽永叔先娶薛簡甫女後再娶其妹故有大姨

夫為小姨夫新郎君是舊郎君之句然按歐公所撰簡甫碑女五人長適張竒次適喬易從早次適王拱辰早次適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其第五分明更適王拱辰也意者曰此錯傳為歐陽也如劉曄先娶趙晁長女又娶九姨往往如此類不無其人春秋昭公二年晉少姜卒齊晏嬰請繼室於晉遂成昏不獨此也程太中自撰墓誌云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惲其第五為李惲繼室又按歐公撰劉敞碑云先娶侍御史倫呈女後又娶其女皆可考也

庸醫殺人

聖人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醫之於生民大矣故古人有願為

醫師者今之業醫不以濟夭為心專窺為利必先試以參附大熱之劑不效則更投之以硝黃極寒之物彼其人生則矜為己能死亦不以為罪謂大命無可奈何以此枉害人命藥餌之生人少而殺人多也昔程伊川先生上謝帥書云伏覩律文諸醫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也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慙惑不思之甚也姪子某為今醴泉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寃死其家有狀投訴伏惟明公採勸懲之柄法

之所無尚可推其宜而行之况有法可依乎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云云夫藥不可不用而又不可輕用也將何適泛余觀臥病者有時乎大熱似寒大寒似熱醫者或以為虛熱而投之以參附或以為隱熱而試之以硝黃而使得奇效使其不甬宣不危死乎又安知似寒之非真寒似熱之非真熱若果真也則亦未有不危死者也自古醫者審悉為難神指妙按何可以責之庸俗哉其得效者偶中耳嗚呼與其庶幾於偶中寧不用為愈

闕王廟

京都東南門外皆有闕王廟柳西厓集載其本末許筠承命

撰顯靈碑云東征將士皆言平壤之捷島山之戰三路驅倭之役皆著其異天子以四千金付撫臣萬世德立祠於朝鮮既成請額於朝奉聖旨以勅建顯靈昭德王闕公之廟榜之又云高皇帝鄱陽之役御舟膠淺王能現其神回風而焚賊艦云云然則皇明之崇奉自鄱陽始而凡軍行所在祀之也祝允明闕公廟記云公既沒蜀人祀之浚遍于天下至宋時追封武安王廟號義勇而道家者流乃復奉之為神將崇之為真君夫以羽為義勇則可又何關於清淨無為之道家而崇信至此意者修鍊之術必須驅除鬼魅故然也宋之追封伏魔即其事也至錢謙益牧齋集有闕聖帝君畫像贊謂之聖謂之帝則尤覺僭矣祝

允明謂當曰漢前將軍廟斯為得之王世貞云隋開皇中役神鬼七日建泉寺宋故和中驅風雨剪垂尤渡河中蓋故此信之之過荒怪彌甚何足與議哉惟向聞有鬼祟者而鬼魅見一欲殺之一輒救止其實兩皆作孽救非其真也誰得以別之所謂宋時故事政和中官中有祟有一道士揖上曰臣奉帝命來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啗盡上問丈夫何人曰此乃崇寧真君闕羽也問張飛何在曰今生於相州岳家云云故武穆以飛為名云凡我國有廟又四處康津天將都督陳璘所建後別立一祠於其旁陳璘主壁李舜臣配南原則以天將李新岑將表毛承先配安東則天將薛席臣所建有石像星州則天將毛

國究所建也

幻術

幻術役鬼也六壬遁甲其末久矣鬼或白日露形變態百出呪符有術可以虛中見有也然人與鬼接鬼性喜殺故氣魄衰歇反為鬼所害如費長房是也然既可呼而至則又必有驅而遠之者也漢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善眩之語顏註眩讀與幻同卽今吞力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然則其本自西國來而至漢末始盛於中國者也

閨壺之戒

東俗婦女常處閨壺出八乘輜此美風也或國有行幸若外使之至必奔走於道旁閨舍聚觀威儀昔有一宰相忘其名一日其女將隨衆往觀宰相曰且住聽吾言昔有胡僧於街上立木謂惟貞烈可拔於是群至試之皆不動最後一女來言吾可以拔矣木又乍動不倒女乃仰天號慟備訴平生苦節謂天不知心僧云備更試思之或嘗有嫌於心者在耶女曰一日窺戶見道過美丈夫心內嘿道其風儀惟此一事而已僧曰然是也餘更試之始應手倒宰相之女不可行此可為閨中一戒也近時北使之至有一嬾女於樓上褰箔露面通望使指示曰聞朝鮮多美色信矣遂為士大夫間譏笑古語云婦人有三上三中三下墻上馬上樓上旅中醉中日中月下燭下簾下皆易以為美

彼在樓上簾下所以云甫也近又有一覲貌類婦人女服賣術
出八鄉相家與嬪女寢處事覺訊刑悉服獄官秘不泄云此類
人家宜存警不忘也

二王撥鐙法

王泳雜錄云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吳
遵路尹希古悉得之其法有五字曰撮殿抵鉤揭吳又云更有
二字曰蹲送按撮一指按也謂大指先按也次以長指殿之次
以無名指抵之次以食指鉤之次以小指揭之蓋大指與無名
指在內食指與長指在外大牙相撐而小指則與無名指相須
而已蹲送者蹲鋒送迎之謂也王世貞十七帖跋有鉤拓撮捺

字捺八聲手重按也

以甫為字

王介甫柄用天下慕效必以甫為字如呂吉甫之徒是也時人
譏之曰表德皆連甫花書畫帝圈王又花押作圈故也古者以
甫名字者惟尹吉甫仲山甫王夷甫外絕無聞焉介甫倡之而
南渡以後則不復為譏也王始字介卿見語類其易以甫即秉
故之後乎此猶可也唐令孤絢八相諸胡氏多變為令孤時譏
之曰自泛上相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帝鈴俗之奔競何代不然
近者某地某姓人忽變其貫籍稱其與當世大姓者同祖曰濫
錄先世職銜求與通譜往往有不察受欺此類甚多可歎

四耐翁

從祖斗峯公過松京詩序云余過松京者非一再必先訪四耐翁亦聞京官之至必先問吾行丁未秋余以闕西繡衣過此未及坐先問其安否則已作故矣感古賦一絕云下馬先尋四耐翁仙遊冥漠已陳蹤松都自此無顏色獨對天磨第一峯按松都志庶人安慶昌天性至孝而好善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聞善人之名不遠千里而徃從之窮居無告者力救之自號四耐翁謂耐飢耐困耐寒耐暑也名山大川無處不徃出入晦退牛栗及南溟菴齋之門菴齋贈詩云我迹猶欺暗君心似識微持難長黽勉隨順肯曰依又云芝顏菴齋老松都處士安相逢動

悲喜信宿辨忙閑其為人可知既云遊晦齋之門則此乙巳以前事也自乙巳至丁未為六十餘年則翁之年必將八九十歲矣竹泉閑話翁之耐性得之華藏老僧云

百金

按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累積十錢重一兩我東今行常平通寶錢較諸開元錢倍之又有餘則恰為五銖錢也漢文帝時鑄四銖錢自武帝以後雜行三銖五銖蓋不甚相遠漢以金一斤為一金據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又何休註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自周漢至晉莫不皆然也漢文以

百金爲十家之產則中人一家之產不過十金其價不過直錢十萬較我東時行之錢不過爲四五萬而已以此謂之中人則非貪士家計也古人用此爲產能爲不貪之戶用儉故也今之寒士只用五萬錢求田問舍將不免凍餒何也亦身不勤力衰飪過分也試以大漢天子比諸偏邦氓戶相去不啻什佰文帝而尚惜百金之費况其最卑賤者乎今人或無用而浪費以致自窘者惑矣

曇陽周子良

王鳳洲作曇陽大師傳千竒萬怪若虛蕩無有特寓意而爲之者然王集又有與素稱弟子極其尊敬要是真有此事而據

實記跡此千古異事也陶隱居爲弟子周子良作傳其許多荒怪殆與曇傳敵匹今詳在冥通記縷數萬言嗚呼豈真有是哉折山魅木妖眩幻作弄人受其欺而然耶韓退之謝自然一詩意甚正可法以澀心惑魑魅恍惚難具言一句約之亦可謂知要陶王諸子當輸一籌耳唐劉商有謝自然返舊居詩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雲隨不知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然則是不過道士魔鬼所惑染而昌黎亦爲所欺耳安知子良曇師必非此類也耶

胎息

人之所不可廢者有三不飲食則死便不下則死呼吸不通則

死然作意忍之雖不可以全却亦能少減其分數故初飢腹枵
若不可堪久久忍熟則還覺心平如是漸剛積久成習可以不
死矣便液之將下亦初間裡急難堪稍忍之促可使遲之可
使久之而成習則安矣胎息之法蓋如兒在胎中呼吸以臍而
聚氣下腹曰臍出八也余嘗依其法驗之舒心歲氣久之微通
習之又習漸可以彌久要是積誠可就者以此推之天下無不
可忍者只患人躁輕敗事耳何以驗其然也孤庵老僧能絕粒
不嚙林川有行脚僧平生只喫乾飯未嘗飲一呷水筋骨益剛
亦習使然也清海漁戶能泅水取鰓閑其呼吸移時乃出彼尚
如此苟養之得其道胎息踵息亦必有其理矣

鮮于泱

鮮于泱先生者箕子之後崇仁殿監寔之子也始居泰川後移
平壤年十二讀書于箕子殿齋室夢箕子贈詩俾遺方伯有尺
墳殘城外孤祠對寒牖之句李月沙見而驚歎以為神託既冠
講學于鄒先生金台佐一日讀登泰山小天下章忽若契悟遂
徒步遊於嶺表到陶山李先生祠留數月遍閱藏書曰詣仁同
謁張旅軒先生講學而返於是遊之者益衆朝廷連以社稷叅
奉禧陵叅奉掌樂主簿成均司業召皆不赴及仁祖昇遐奔
哭至京又除司業上疏辭還特賜三綱行實一卷曰以司業
召乃詣闕謝恩都下士大夫多執經難疑年六十六忽召親

戚及門人與訣恬然而逝越四年丙申士林集議建書院于龍
山之下特贈司憲府執義所著有心學至要易學圖說太極辨
解大易理義等書余嘗得趣庵集有六十四卦方圖下有乾
八卦上至坤八卦其排列與易例無異乾一在西與北橫則下
卦皆乾縱則上卦皆乾坤八在東與南橫則下卦皆坤縱則上
卦皆坤爲一周兌二艮七爲一周巽三坎六爲一周震四巽五
爲一周否泰咸損既未濟恒益各居西南東北兩角而爲四重
邵子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及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
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
相盪爲六十四卦則此圖可謂有發明矣吾家素翁取之變爲

天地定位圖幹旋一遭西北之乾居上東南之坤居下否東泰
西四周不動其義益明故著之

先見百年者

我 景宗之新即位也首訪百歲老人朝廷莫知其由大臣以
無例累爭不能得 上素含嘿亦不言其故人至今以爲疑余
按記祭義篇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註云問
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徃見之雖八十九者道經之則見之
不敢過也王制亦曰問百年者就見之雖不審 上意所存而
宰相引古將順以爲聖德之光豈不甚美事惜乎無及此也

殺蠶捕蠅

仁城君珙之被誅也自言吾平生無大過但其出官而上命
敦迫暑月營造改撤舊館尾間雀戲千萬皆死常所不忍是其
殃耶尚領相震喪一子哭之曰吾未嘗有害物之心但為平安
監司時令民捕蠅日課時市有賣蠅者此其報耶此數事雖未
必然而亦可謂君子仁物之戒故並記之

秦近君

班固藝文志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
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阿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
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所謂五字不知何指西京之末士學之

淺末煩冗已至於此也顏師古引桓譚新語云秦近君能說堯
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四字三萬言譚
之距固不遠而說兩字至十餘萬言則又不啻五字二三萬言
矣顏之推家訓云博士賣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此皆作文之所
可戒師古是之推之孫

三惜

榮啓期有三樂以此自寬無八而不自得矣馬寅有三惜以此
飭躬亦可以免矣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
敗三可惜也然猶未知道也持之以三貴戒之以三省則盛水
不漏所以為曾子

雪庵

雪庵之書傳於我東為堂額之體謂之額體人多不知雪庵為何人大明一統志云大同府仙釋李溥光幼為僧讀書工詩善書法一時宮城殿宇扁額皆出其手此即其人也初趙孟頫見其寫酒坊字甚賞之遂拔擢之顧元慶詩話云元釋溥光字玄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絕句云螻蛄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裡闖英雄豈當鹿嚼解烏毒艾葉雀含奪燕巢烏獸不會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有雪庵長語天山子書法行於世其學不知何所師大抵自唐顏魯公傳鉢來也世傳其所書

兵衛森畫戟一帖其間森畫戟三字及其他點畫傷缺者後多補填非出於一手此詳在牧隱集牧隱稱主上云云疑是恭愍王筆

靖節乞食

陶靖節乞食詩感子漂母恩愧我非韓才銜戟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東坡云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嗚呼士之貧賤豈不可傷當鼓腹求乞之際簞食豆羹有不可擇矣我既待彼而免死得生彼之賢不肖或未可知而恩則厚矣彼果賢耶此實順理而無所妨礙彼或不肖耶其恃惠責報將有不可盡從者此最難處蒙袂負者所以不

頽嗟來也以靖節之清高峻節猶不免馬者口頽至欲冥報相
貽況中人以下流離困阨之極受人卵翼曰循浸漬終不免失
身狼狽之地者何限此可以撫掌三歎耳靖節詩又云常善粥
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有遺此亦非拘拘於細
節之末者彼之嗟也雖使未盡善而死生亦大矣食而存命有
何可疵曾子之言超若涉乎過苦乃淵明則頓無吝情嗟謝之
間揣量輕重為得其中孰謂淵明不知中庸哉

世子喪行祔

孝章世子之喪吾家仲暉方居臺地疏論喪之有祔有天子達
於庶人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按禮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

諸侯可以祔於士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
大夫者妾祔於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註
云公子公孫之為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諸祖父謂其祖
為國君者之兄弟也若祖為國君而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
疏者也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
妾且士無祖廟則設壇而祔喪之不可不祔如此况堂之大朝
正統之喪耶今王世子既不可祔諸宗廟則宜祔於高祖之
為世子者而諸祖無為世子者則宜祔於高祖之兄弟為世子
者即中一以上之義也臣愚以為宜祔於昭顯世子之廟昭顯
之於王世子乃中一以上之旁祖也合於祔必以其昭穆之

義也余不見承疏聞其大義如此 上不以為是朝臣無右之者議遂寢余考禮中所指其說誠若有理後尹幼章來過云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末孫諸侯下祭三今世子之喪 主上既主其祭在禮當祭於廟之奧則宜亦祔祭於宗廟也其說亦似有據古今帝王家適統之喪何限而不見有論此者是甚可異讀禮者所當考

世弟被髮

甲辰 國恤王世弟下問當被髮乎廷臣奏緇體之君便同父子被髮為宜愚謂兄弟緇序為之三年者君臣之義也臣為君義服斬非為父正服斬也群臣何嘗為君被髮以親則兄弟也

以義則君臣也更何處討父子者只曰便同一句至於被髮豈非誤耶厥後兄后之喪亦一從母子禮遂定為典禮則尤異也古今已行之例昭若日星恨無人舉以正之也此義別有備述不贅

謚議

鄭漁仲論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桓靈其次莫如幽厲然桀紂是名非謚也桓於經傳並無惡義如齊之桓公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為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迨夫靈王周道始昌故傳曰惟有髡王甚神聖安得靈為惡名乎其曰請為靈若厲荆蠻不根之論幽與隱相類幽王喪於

犬戎之禍嘗隱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不忍言以故幽隱命之
痛恨之甚也宜有雍遏不通之義乎語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
而安厲與安並美宜有暴虐無親之義乎此論恰與愚說相似
人多不我足也後見此然後方有肯許者亦一笑也但孟子有
孝慈不敢改之說須並此辨解然後方始為通論也夫死而易
名節以一惠稱美而不稱惡禮也苟其不善為臣子者諱而不
言可也何必暴揚為名流布於天下萬世而後為快耶既有其
謚祭祝稱焉是侮辱之也子孫之心其可忍耶然不可以誣稱
故必擇其長而名之幽桓威厲本是美名但幽不明厲不溫是
為幽厲而已惜乎鄭氏不及此耳別有說不贅

表德

名而正體字以表德此語出顏氏家訓後人遂以字為表德張
乖崖自贊云乖則違俗涯則絕物乖涯之名聊以表德然則號
亦可謂表德也

冰圻

乙卯春二月江水尚堅忽上流暴雨江漲水駛冰圻聲若鉅雷
狀如萬馬奔騰駘漸亂下沿江上下輕舸鉅艦悉皆破碎失其
所在人多曰獲船遂為所滄沒亦一異也余偶至江上歎水力
之狀也千里之濤所乘勢遠矣勢之所撞何物不破以是知立
功名辦事榮非一日之積也

大鉢錢匙

鄭斯文運經耽羅聞見錄云人有漂到日本其通事謂曰朝鮮固樂國然人多貪慾大鉢錢匙搏飯以飽不貪胡得且日本之法島主傳之子孫財用自足不復侵漁朝鮮則外官三年一遞貪窶之室卒而得宰一意營產科外徵歛民安得不淺此則法有不善者也此說宜更諦思也外官傳世雖不可行若立久任之法豈有如今時之剝削哉中世八仕者尚少故士大夫登朝祿不去身事育無闕名節重於財賄故廉隅可養事功可辨挽近以來官負少而應調多也一經介遞卒復無路繫眷還家屈指凍餒隨夷之清無賴於救死財賄反重於名節而括克為能

事此不但大鉢錢匙之為崇也

南蠻

日本人云本國嘗有大德於朝鮮而朝鮮不知也向者南蠻欲伐朝鮮要日本為鄉導關白將許之大司馬諫曰日本與朝鮮講和日久奈何許之遂止云云此未必實然南蠻之與日本商舶繹續為往來交好之邦他日若失和於日本或不無引以為寇之道此又未可定其必無也蓋其人八九歲壯大長一丈五十為上壽云

獻璞

卞和獻璞而兩刖何不自剖而致禍至此此蓋託諭也蓋古今

成敗之數聖賢開濟之謨丁當光明布在方冊人人得以言之
君子之論豈復外此而別有其圖耶只是易以謾之行不力
及事之不成則反咎謀猷之不臧比如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
至其不能則曰水不勝火也於水矣罪焉君子之謨始若尋常
終必大賴如石中有玉非真知力求者終莫得以知之此陵陽
所以抱玉而泣者也歟

薦人

三辰失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苟不如是管葛韓彭
將老死於期會法令之間而人莫有或知也後世既無人之
明則反不如循資之爲勝國之薦賢不過試之賤末之職踐歷

閱歲而頭白神脫矣東人齷齪益甚口吻心孔不離於好諛悅
色此所以佞羨之防賢也以余所覩記如近世尹右相趾完最
有力量常薦數人于朝曰先試方岳次券八相卽無論其人之
愚智蓋已知不如是則無以識人之材器也尹相平生慾有可
稱此一句語亦可以表出

善戲謔

林白湖悌氣豪不拘檢病將死弟子悲號林曰四海諸國未有
不稱帝者獨我邦終古不能生於若此陋邦其死何足惜命勿
哭常戲言若使吾值五季六朝亦當爲輪遞天子一世傳笑及
壬辰之變漢陰李相伴接天將獎許之至有不敢言之說事雖

非情亦不自安李白沙善詼諧一日夜對閭巷俚俗無不奏陳
以為樂仍及林事上為之發笑白沙又白云近世更有可笑
之人上曰誰也對曰李德馨擬於王望矣上大噓白沙仍
白曰非聖上之大德深仁渠安敢容貸覆載之間乎上曰
吾豈亂諸懷耶遂促召賜爵盡歡而罷詩曰善戲謔兮白沙有
馬

李延平

我魯王考貳相公名德冠於一世為李延平之所景仰至光海
失德延平實有靖社之圖數至公家欲有所道時女婿金襄陽
德承恒在侍延平每喟喟而退終未敢發諸口後改玉之後

每與人言曰吾至驪興之第何物金京鎮在左右甚可憎惡蓋
公故使之不離非偶然也既而倡言於朝曰今日八相驪興為
先吾輩當次之諸勳臣大加嫌忌云

聖世仁政

罪人已死者不復剖棺斬屍者韓西平有力叔孛連坐者除待
年之律李竹泉有力此皆聖世之仁政

朋黨

昔唐文宗之言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人主操賞罰生
殺之權而不能變貪生嗜貴之心則是徒知必可去而不知其
所以去也苟昧其要其所以去之者適所以增之也朋黨之反

則蕩平以蕩平為號。若可以亟去而近世又有所謂蕩平黨者。不彼不此。居中立朋。舉人則兩取出。言則兩獲。非如趙宋之朔居于洛蜀之間。闇然取寵於世。而要非無偏無側之道也。余嘗作明黨論一篇。以明向背之機。而畢竟歸之於利竇塞民志。定然後賞以勸之。罰以威之。如是足矣。賞不必財。寶增其祿。秩罰不必誅。殛降階而不復陞。凡媒薦擢之路。一齊廢格。則雖慙患使為黨。亦不得矣。昔張旒軒先生上疏曰。宇宙間一道理而已。善惡各一類。邪正各一類。是非各一類。善惡是非邪正未聞並立並作。並行而此道不悖者也。當時又有縣監鄭元奭上疏曰。君子雖百人為朋。有益於國。小人雖一二人為朋。必害

于治。若使四凶十亂同朝。共和其勢不能也。然若在我無程物之權。度君子小人。又何以辨別。哲辟御世。良相賢輔。操縱有術。轉移無迹。則獨不可揆。小人之趣。八君子之軌乎。若但以進退賢邪為心。則其不以賢為小人。而邪為君子也者。鮮矣。故曰立法為上。法立於上。而風易於下。其在朋黨論者。不舉

朝天滄死

自天啓元年辛酉。瀋陽陷。朝天路絕。不得已由海進。貢前後奉使者滄死甚多。朴彞叙柳澗鄭應斗尹昌立。漂流康豈。卒於道中。惟李必榮李祗先得歸。此在辛酉始開海路時也。其後崇禎二年己巳。尹安國又滄沒洋中。既達而李忱以明年庚午卒於

玉河館

折柳贈行

折柳贈行古之通例也此不知何義以意臆之行者必有賤貪士未必有物為幣青橋楊柳隨處皆有折以送之所以表其情衷是不以貨而忱誠可以導達其意亦切昔吳季札見鄭子產與之縞帝子產獻紵也註吳貴縞鄭貴紵各獻所貴而不為彼貨利然則吳賤紵鄭賤縞故然也富貴之幣思損己財貧賤之贈不害其為薄而其不為彼貨利則均也

沈猶氏

夫子之居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言化而變也其後泛曾子

學其見於孟子書者亦可謂識道理君子也向之駟僮習俗何足追咎如南宮敬叔之悖行而即曰驟如孔子之一著卒見稱于聖門人於是揚其後而掩其前如沈猶者禮恭而見透若是其不可易而人但知飲羊陋行不復知斡旋遷改者何哉意者曾子於孔門最少沈猶氏尊事之則其於聖人及門之晚可知此所以無見稱之說而後人不審始末故然爾只是不敢飲羊亦可勇於克己變化之速用此從事安知不至於上品地位尚論者所當知

雍正

雍正帝之立也有魯靜者曰呂留良論管仲之功曰華夷之辨

重於君臣之義之說作謗書且告邊帥岳鍾琪勸之舉事三覺捕至京置之華屋使其衣食以其謗書所謂圖父逼母淫孫弑兄屠弟嗜殺貪財等說一一書詰使靜亦一一書對服其誤聽之罪然後與其謗書同刊令置在各郡各學無不曉知靜則放還詔曰或有殺靜者當以其罪之示天下改過之路鍾琪者武穆之後留良錢謙益之門人見牧齋集又聞至聖先師追封五世敬聖人如君親易諱為邱重臨雍之典改幸為詣而誕降之期齋戒禁屠著為定例其卽位六年二月初二日五星聚於奎壁黃河清於六省曾靜藉此為掃清之兆云又嘗下詔曰朕之事天亦惟臣下之事君臣之視君也以為九重之尊而以人

君視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設以屬負頌其上官而稱為福與君齊彼為上官者安能不受而戰慄乎今以效靈齊天等語見諸章奏其悖理慢神何以異是然則歷代人辟之鬼然自尊惟恐群下之不大稱揚者可以知愧矣人謂尊聖人之至莫如元成宗其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莫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人徒知此為異典不知更有進於是者也夫馴習安常人之情也勇斷易轍所以為難元世祖

惑於棗門盡焚中國道藏闢儒道二教為外學貶孔子為中賢
尊棗門為正道元史雖為世祖諱而其見於寧獻王通鑑博論
者詳焉丘文莊亦嘗備論矣是以京師未有孔子廟至大德間
丞相哈剌哈孫奏始建之成宗則不拘祖訓擲積習屹然作
今古一人矣蓋世祖之惡浮於始皇哈孫之賢無讓扶籥而成
宗內華之功曾中土之所未有也夫

國昏棟擇

我朝國昏其始無駮集親閱之規世傳太宗欲以李績之子
為駮馬使瞽媒池和往訪之績方對客圍碁只云棗草屨合用
草經謂其相稱方好上大怒籍績家令其子不得娶於是令

士大夫子女聚八闕庭親棟為式云夫王女下嫁事夫家如
平人抑而伸敬尚患驕惰况集衆而進退之耶

申判書詩

庚申之後金清城錫曹訪申判書長時庭果新熟申取幾顆送
與人招小婢子令手閱譜其數然後取而親自封款密去若干
顆併書付去既至果見欠闕申聞即發怒刑婢竟誣服云路
間甚渴不免偷啗申遂以密去者若干出示云婢本不偷而刑
重則誣服也仍誦近日所作一絕云棋隣臺上画群公第一聲
名博陸功何似城南病學士百花叢裡醉春風其言可以泣寃
鬼於冥之中耳

旅中亨祭

朱子語類或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答
這般細微處古人也不會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此亦有古事可據孔子厄於陳祭謂顏淵曰予夢見先人豈或
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又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第
子掃地以亨祭曰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乎聖人所處者固
如此可以為法

宣靖陵

壬辰 兩陵之變難忘之讐 玉體真偽至今傳為不明之案
倭既發掘更求遠地死屍置之壙內亦似無理掘之非為私仇

欲得貨寶必嚴真而眩假抑何故哉已矣言之無益後日本執
送犯陵賊二人其一人年少斷非壬辰之賊其必以死囚瞞我
也彼之死囚而行刑於我其羞辱益甚余謂宜與倭人并坐鞠
訊服則誅不服則還付本國可也顧當時慮不及此耳後日本
回答之行尹安性贈詩曰使名回答向何之今日交隣我不知
君去漢江三上望二陵松柏不生枝

官防之變

國朝姜碩德不由科目出身而為大司成又知禮曹李德良以
武官拜大司憲 聖世用人之美事也 宣廟私邸時學史略
於醫官楊仁壽及卽位 命除六品東班職臺諫爭之更名付

護軍司直論者猶未已今則醫官之不由東班而出典郡邑者衆矣可以見官方之變矣

滄洲釋奠

滄洲釋奠顏曾思孟西向配北上濂溪兩程邵馬橫渠延平并設於地東西相向邵馬之外皆與於道統之傳者夫釋奠本國家祀典宜若不可以易舉也然古有瞽宗樂祖之禮閭里之中亦可祀鄉先生今之書院蓋其遺也既存其祀則奠菜之名親亦可以通稱夫子人臣也其於嚮慕之至親若未有不可祀之理或祭以王者之禮則僭也既非國家祀典宜如八學之例以年之長少為序矣康節生於辛酉濂溪生於丁巳溫公生於己

未橫渠生於庚申明道生於壬申伊川生於癸酉則豈非官秩又非年齒神其安乎

嶺南俗如眉州

嶺南俗其士族有三品不以官闕為高下只目其土著名行世傳之家為上品惟其出於先賢門下其子孫雖十代無官亦不計也三品之族各自區別昏姻不通不然衆共譏之凡有議論非土姓不敢與焉此累世不易之風也偶閱東坡眉州遠景樓記云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昏姻其俗與嶺南恰似其他通經學古事守宰如古君臣之類大抵彷彿相似是何東西一角而若符

節之合耶意者六國時眉州屬秦我東嶺南初自辰韓故秦俗
流傳未沫歟

振動

朱文公九拜辨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目而為之先以兩手拱
至地乃頭至手不至地曰空首又頭叩地不停留曰頓首又頭
至地多時稽留曰稽首若然則今俗之拜只有空首而無稽頓
二拜也其四曰振動註以動容變色當之而未見是為何拜也
以意推之凡動容致敬必以曲腰俯首雖與起身而跪伏者有
別此亦拜之類也如禹拜昌言之類言語之間動身而致敬似
與君答臣拜及拜師傅之禮不同振動之稱恐或指此云也後

世酒禮賓主皆坐罄折為拜而已疑亦是振動之遺法也歟

膜拜

唐史山東大蝗人或田旁焚香膜拜膜音摸胡人拜也字書長
跪拜也長跪而拜凡俗皆然何謂胡人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
註外國禮佛舉兩手伏地而拜也蓋先跪手不至地與頭俱下
今僧尼合掌而如此即西國尊佛之俗故謂之胡人拜

朱子末命

朱文公行狀疾革諸生問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踈畧當用
儀禮乎乃頷之名臣錄云當用書儀乎先搖首當用儀禮乎亦
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畧用乎乃頷之二說不同學禮者迷所

近世朴相世采云家禮者本以書儀更考儀禮而整頓之俾
作一家所用之書而既以前亡不及再修無以為急遽之需故
遺命之意以為家禮既亡只當依禮經參酌行之云爾恐未必
如勉齋所謂一以儀禮行事金沙溪曰此每添古禮於備要之
中然爵弁重鑿之類雖勉齋難保其盡行葬用松脂之類不見
於儀禮而猶用之然而輒曰一以儀禮從事又曰以添入許多
古禮於備要皆未必與家禮平日之制及朱子臨終之意相符
也此說極明無可改評朱子之意蓋以禮廢之後古禮不可猝
舉而兼之時移事易又不必盡行古道故別為家禮家禮者所
成於朱子居祝夫人喪時則蓋平日躬行如此末命之時若使

此書見在雖或與晚年所定畧有不同豈不舉此為命耶其不
同者亦不過旁親去負版褻適之類數條而已門人之親承音
旨者必將參酌而行其中又何不可之有凡儀禮許多節義
猶未明而遽欲一一行之豈非泥乎今人魯莽益甚而惟於喪
禮便欲遍舉一部儀禮可乎此不可不知

閤閤呼稱

東俗無行笄之稱閤閤微賤率以子弟姊妹相呼如子名甲呼
甲父甲母弟名乙呼乙兄舍此無他可指名也據青箱雜記嶺
南風俗相號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男名首呼作父
首孀首女名睡呼作父睡孀睡即與東俗暗符但所呼二字上

下換耳

鄭仙姑

謝自然登仙事據唐人劉商謝自然返舊居詩余固已知其非真仙事見升庵集韓公或為其所瞞耳宋有鄭仙姑事其父病刲股療疾汲井忽雲湧於地乘空而去人有見紫雲接引而昇者州縣轉奏里為立廟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後廉其事縣有一婢子來歷不明訊之即鄭仙姑者是也其實此女定姻與人奸而孕父遂宛轉售之旁邑以掩之世間如此類極多亦安知謝之必信耶不然為鬼魅所偷弄而已矣

帛拜

國俗婦人之拜兩手不拱只獲據地屈膝而已蓋婦人甫拜禮也頭不至地故如此雖太簡而已成同風不可廢矣古者婦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綵為之隋牛弘議以素絹八尺中擬名曰帛拜以代香纓中國至今通用又不知持纓持帛果何義也我國見舅姑亦拱手至地微俯耳

鷄兔笑

錢希白新書引國史譜載鷄兔笑一條謂之不明此術曾於笑學啓蒙見之亦不擇其所以然蓋鷄與兔合一百頭鷄各二足兔各四足其共足二百七十二問鷄兔各幾頭先下籌百頭以四足相乘為四百則兔得其足鷄亦四足是鷄各刺二足也以

四百與共足二百七十二相減則餘一百二十八此鷄之剩足也剩各二足故以二除之得六十四此鷄頭也先下筭百頭以二足相乘為二百則鷄得其足兔亦二足是各欠二足也以二百與共二百七十二相減則餘七十二此兔之欠足也欠各二足故以二除之得三十六此兔頭也

男伏女偃

魏伯陽曰男生必伏女偃其軀及其死也亦復效之褚氏遺書曰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夫陽之聚面者陰必聚背陰之聚背者陽必聚面何以異哉蓋人在胎中男必面陽女必背陽產必母伏故男伏而女

偃天陽而地陰故溺死亦然

氣無空缺

全陽子曰虛管漑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空瓶小口頓漑不八燒瓦紙納空瓶急覆于銀盆水中水皆湧八瓶而銀盆鏗然有聲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比如盛水滴捻上竅則水不滴蓋天地間者皆氣也無有毫髮空缺如急風吹疾低雲東走則高雲西走又如房內有烟一旁煽東則一旁向西皆氣無空缺之驗也竹管捻上氣無升而水不泄盛水滴塞一竅則水不八氣不得出故也使開兩竅則水涎一竅八氣從一竅出而泡珠上泄也余兒時為戲用竹管以濕紙堅塞兩端急揆一端

則紙便奮突衝起有聲如銃丸卽氣滿於中旁無所泄鬱而決發故然也燒瓶覆物如今缸灸法蓋氣之燦疾莫如火燃則為陽熄則為陰陽舒而陰翕借火助勢故舒翕皆猛瓶中之火既覆而熄則翕也氣不旁通則物皆引八其勢然也如鳥銃先貯引火之藥在內俾火入內既燃則舒矣氣不旁通丸之猛發亦其勢然也又如鉄咒泛水鉄雖重咒內虛處氣滿故不溺若使水入咒揆出氣盡則咒使溺下亦可見氣無空缺也

附上閻羅

溫公之哀程子主其歛如封角狀東坡詆之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此語極褻故見於諸書者或云鄙語戲之

或云隩糟鄙俚而不及於此不但辱程氏其不為溫公諸孤之所怒耶坡之失尤見

毆擊考官

余觀近世士風之敗壞或入試園曰事起開往毆擊考官無所不至官不能禁此蓋古亦有之宋龔孟銓為考官發策第一道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舉子大闕試官悉遭箠辱龔偶得一卒負逃而免俗之善惡古今一轍蓋龔夢有人飲以盃湯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曉以至於此明年度宗崩人謂之讖云

堪輿

堪輿之術日新日盛以為人之禍福皆繫墳塚酷信者或至再掘三掘惟懼吉凶之或因此也近世宰臣某尹全州時慶基殿旁近四山久為居民所葬累甚衆奏請掘去朝廷許之某使福禪一一往審壙裡禍福其子孫衆繁家豪富者未必吉卑子貧弱者未必凶人有為余道其詳昔蔡西山深於此技自久軒杭以後世為鄉相人謂西山卜兆之應然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應皆驗其貶道州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壠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必先言去道州蓋先時唐元善薦其傳康節之學故也令人捧腹

冤獄

宋太宗時有乞者罵主人衆方聚觀中忽一人刺殺遺其刀而去命嚴索必得有司懼罪跡其事乃主人不勝憤而殺之獄具太宗更命一覆以刀進太宗曰審乎曰審乃顧內侍曰取吾鞘來奉刀納鞘中曰如此寧不妄殺人蓋前奏誣也萬曆間有大盜朱國臣者臨刑告曰凡訊獄不可不謹殺某與某者皆我也當時坐死者皆冤吾不言誰復為明之為之揮淚於是追問按獄者免侍郎翁大立為民謫郎中徐一忠嗚呼此雖細事可為刑殺之至戒夫酷刑交下血肉糜壞胡辭詭說無不入證一登案牘莫不據以為實寸之尺有漆而無減轉成無鑄之完供按治者勒成以為明被逮者呼冤皆為詐一八畫地無復奈何

古今橫罹枉死何可勝記向非宋太宗之明具獄者為功殺人者終免矣非朱國臣之一舌寃死者無以追雪而翁大立徐一忠為燭奸之能吏而已海枯或可見底人死誰復知心

經史誤字

陳繼儒以孟子癰疽為雍睢引說苑為證以出書之書為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引畫邑王蠋為證祖士雅為士稚讀書者所當考

表叔內弟

母之兄弟曰表叔張橫渠為程子之父之表弟而程子亦稱表叔母之兄弟之子曰內兄弟程允夫之父韓溪翁即朱韋齋之

內弟而亦稱朱子之內弟此皆可考允夫名洵

朱子論科試

余嘗作貢舉私議為五年大比之制逐年一講其講不以誦只用黑義取若干人其終策問治道中格者賜第其次為同進士不成篇者黜之其槩如此偶考朱子語類恰與余意同但每科決其立落此為異矣其說曰以易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傳取出策論皆有定所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

習之而用以為題亦須先令考官習之又曰三年前曉示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如大義每道只六百字又曰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又云且得士人讀此書二十年後恐有人出其條目極仔細如此行之豈非大益此事朱子亦有所本嘗云聞虜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使士子各習此業人心有所定止專心者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為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蓋虜中所行朱子取之也若如此規嚴法切禁糾察闈八者重罰之方得振刷朱子又曰這箇須泛保伍中做起却從社首

中討保明狀五家為保互相保委若不如是秀才定不得與保明狀捉出詭名者定將保明人痛治人誰敢犯此段亦可商量朝家取人既專靠於此一路徒諉以待士之禮而不加防察則一人濫占千百觀效尊崇安富判於手握駁之誨盜長奸育惡無所不至顧安在乎擢士之本朱子曰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蠲燭少間自沙汰了一半他自要奔無緣代得人筆詳其意只在沙除濫泛只許秀才操觚者八圍則防察甚易使士子自息其不善為上者亦得以泛容際接復何有盜賊相待之理若要如此必先明保伍之法使奸偽

無所容則事不違法人不妄動才可得以拔矣若不變今法雖
張趙糾察韓柳考試終沒奈何今之議論箇重於改作朱子
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不肯
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閑理會得閑事
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做官去次則豪家上戶群起遮攔恐法
行則奪其利也若無二者之為梗事無有處置不得者事自有
有恰好處只是不去思量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
一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
纔有一人理會却使去搜剔那一分底弊未瑕疵之以為決不
可行又曰今日要做好事則以碍法不容施行及至做不好事

即便越法不顧只是不勇於為善又曰而今只是人人不曉所
以被人瞞難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以勝不曉者之多
又曰若有兩三人要做其他都不管他直教那兩三人摧折而
便休又曰是义手并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要名便道是做崖
岸湏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也嗚呼末俗
頑弊何代不然並採錄以志感

三豆四豆

鄉飲酒之禮明長幼之序也虞夏殷周未有遺年者也不然強
犯弱衆暴寡將莫之禦矣此雖繫鄉禮有國之所當管攝以申
舉也匹夫居下身賤言輕力有不及惟家門一事合有綱理此

猶信有未字財有未贍亦未可隨意也司馬公曰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此言更可商量會不數則易踈物不薄則難辨立為定限經時而一會饑物斷以數完貪可減而富不增以之序尊卑接殷懃豈非少補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古者養老之禮其簡而易行如此老猶如此况其少耶宜以六七十者為制餅餌菜果之屬戒不過三豆四豆亦禁絕奢味遠物遵以不廢庶幾私室之美俗矣真平之會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此貴盛之事又不必遵

三樂

榮啓期三樂善自寬者也苟志於寬被褐帝索無人而不樂君

子之樂其有既乎余自謂又有三樂人生大患莫有如兵戈創殺丘壑殘命賢愚不擇而幸際少康外寇不窺得以終老田壠一也大地南北寒熱頓別赤道之下火厲焦物窮疑之外冰凍無釋余生於赤道之北極之南溫涼適均二也凡天下之民農商雜隸庸賦益繁終歲勤動糊口不贍而幸賴名祖之餘蔭泛容暇豫得免飢餒三也多見朋友享此三樂而猶竊怨尤之曰生丁不辰祿位不及裘葛不足饌食不豐抑不能自寬者也德業當觀前面人名位當觀後面人此語更宜三復

金駟孫悅詩

佔畢齋金宗直特一文士擢券於世祖朝後官至六卿其吊

義帝文分明寓意是甚道理其徒金駟孫載之史草而禍作廢王之政固昏暴而事既彰露其有幸違之道乎南來之挽駟孫遷葬詩云執筆書所聞史家之常規只是腹中劍強覓毛底疵豈比元魏人列惡張道達當官有不諱厥罪固當管其言亦太慙不諱如是而不罹罪網則異矣

張居正李東陽

世言皇明張居正李東陽之奸然尚論者未得其公是也以余觀之居正似呂夷簡東陽似狄仁傑後人及寬於彼而刻於此何也居正之秉國其規畫施為誠有足多者但宅心回譎忌疾成性得罪士論比之夷簡直等耳仁傑失身於女主東陽染迹

於權閹武氏已篡而仁傑屈首逆瑾亂國而東陽附麗瑾也者即未及篡之嬰也其罪猶輕彼仁傑雖有依違其間濟活人類之功特賊黨之稍有不忍心者也君子何取焉東陽似之

民母

凡有庶民既有妻又有外婦之子其妻死子服嫡母之服俗例如此余謂庶民無妾安有嫡母而母之子各為總服無等殺也漢書衛青歸其父民母之子奴畜之蓋不謂之嫡母也民者男女之通稱青之父母皆庶民而庶為對嫡之稱故謂之民母可以為證也

大同

國初田稅視歲豐歉分為九等上三年一結收二十斗下三年收四斗以為經費至中世不問豐歉每從下為例以杼民力此亦可以取足故也壬辰之際為士卒稟食加收一二斗謂之左手糧便是加賦也其後內貢各物日益繁滋民不能堪李文成勤懇於改貢案而未及就至金議政增四斗經費之外別為大同之貢法合春秋十二斗則已是稅輕而貢重民猶便之今各司日進及所謂其人之役是也然大同之外各道各邑私歛各種益繁民又不堪近世作宰者為雜役常定法更收六七斗為官用民又使之然四方時物之貢自在凡有宴饗則歛喪威則歛外使則歛朝聘則歛諸司效尤有事則歛監司效尤

有事則歛必責於各邑各邑責於民其碎瑣名目不可殫記視國初定制為何如也國之經費有五內貢也班祿也祭享也養兵也朝聘也此孰非經費而正稅之外別立貢名若歸歲然者何也反不如不問豐歉一遵上二十斗之制為一應內外鉅細之需用而民不復與焉也治民之要在於使之罕接官府奈之何大同則春秋各輸各邑則一邑分輸各倉不免有私賄之許多也若合稅與貢同時併輸於一倉則國無費而民受賜矣

忘已事上

忘已事上謂之忠最上忘死其次忘爵其次忘錢忘者不愛也愛錢則民奪衣食矣愛爵則遇事不敢為矣愛死則權臣凶國

而不鼓忤昏君慮國而不鼓言外寇傾國而不鼓拒以此擇臣
其庶幾乎其或格克不禁退讓不獎謹直厭惡國恒亡

退滄南溟

黃錦滄上退滄書論南溟義理未透退溪答曰此等人多是老
莊為崇於吾學例不深遽何怪其未透也要當取其所長耳開
岩金副學字宏得見其書大驚乃上退滄書曰南溟先生之於
右道先生之於左道如日月然皆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士習一
變可以至道如飲河充腹雖硃小人言行信果曹先生則尤
以下學為主曰為學不出事親泛汎若務此是不於人事上
求天理終無所得無一言近於虛無今乃曰老莊為崇學不深

遽小子忘以為學問不出人倫日用間存心省察習於其事然
後為實得鼓問吾學此外安在今先生肆然詆斥至此於異端
恐有損於先生大度願賜開釋以解滋甚之惑退滄答曰吾於
某慕用之甚安敢肆然詆斥但不能溢口稱譽故有下帷之評
未醇之論耳庚午南溟聞退滄之卒悲悼流涕曰生同年居同
道七十年未相見豈非命也斯人云亡吾其逝矣夫越二年壬
申南溟卒蓋退滄靳許南溟不止一言而南溟無一句及退溪
不但退滄純德無暇亦可見南溟之無一點猜嫌可以為法鄭
寒岡有言南溟夫豈東方再生之傑也李栗谷有言挽回世道
之功恐不在東方諸子之下若其壁立千仞氣像可以廉頑立

懦則所謂百世之師也近世儒者或因退滄之評乃謂非儒家者流即處士中有俠氣者亦可哈耳大學意誠然後心正意雖已誠心或有過當處朱子謂雖十分清了清裡面有波浪動盪處南溟惡之過而至於毀撤淫婦家淫婦雖可惡殊不覺毀撤非已任也然觀其雷龍鷄伏等文字其用功刻厲可見嘗語學者曰只得做其昏睡而已既開耳目自能見天地日月矣此一轉語可為初學頂鍼也

河松亭

河松亭受一字太易覺齋沅之澁子覺齋者南溟門人而松亭學焉後河謙齋弘度又學於松亭嘗陪宿於水谷精舍鷄既鳴

覺諸子起曰鷄鳴而起孳之為善者舜之徒也皆南溟先生深得其旨我覺齋親炙而聞其道有所不知之未嘗近利故嘗曰手中明月傳自唐虞如我不肖濡染私淑至死不忘汝輩出於吾門雖不得大任重責亦可以深致如登之力勿陷於不義以奈爾所生也後謙齋演其說曰生際不辰魚目為珠一節古道踴之無徒手中明月傳自唐虞明月空輝行人守株蓋惡紫之亂朱也

夫婦

禮有夫婦之名而亦有舅婦之稱如妻子婦妾是也婚禮只云壻婦壻者娶妻之稱婦者嫁夫之稱故夫曰夫壻女之夫曰女

壻孫女之夫曰孫壻姊之夫曰姊壻妹之夫曰妹壻甥女之夫曰甥壻以是推之亦當謂妻曰妻婦子之妻曰子婦孫之妻曰孫婦兄之妻曰兄婦弟之妻曰弟婦甥之妻曰甥婦皆一例也

問政

論語二十篇中不但君大夫凡家宰之類有職輒皆問政。有先王定制。若無可更訪。而如此者。時宜不同。故古之人臨民措事。惟恐或愆。氣像可想。嗚呼。安得復見此耶。大雅云。曾我誓。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註以告訓。訊恐不悛。字義訊。問也。智慮之未及。博詢取長。方是庶幾。夫製錦琢玉。心存寶重。則必採衆議。惟恐或誤。至於治民。妄意擅斷。此視民不及於錦。

玉也。近世任大夫義伯為嶺南伯時。河謙齋弘度力學有名。任以書先之。曰古之奉命布政。先訪賢閭。今民病弊。猶高明何以教之。此差強人意。今之世。蓋不復見矣。

半菽啜菽

史記云。卒食半菽。謂菽與米相半也。余巧於居。貪求菽之美品。得赤者。體大而皮軟。和在米中。味甘反勝。遂作半菽歌。傳示貪灶。後得黑點者。碧者白而微黃者。皆體大異於常品。與赤相衡。而白尤勝。皮薄已熟。則斃裂。可證瓶粟頻賴以搏節。余名其赤曰火菽。點曰斑菽。碧曰碧菽。白曰點菽。點者蜜褐色也。余又曰以菽為粥。先聖嘗稱之矣。子謂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所謂

之孝啜亦飲也如流啜之類是也非稀粥安得以啜之貧者士
之常攷聖人教以居貧之道如此蓋禾麥之外惟菽為重故著
於春秋驗之農家可見人風古今何異哉

地窖

謝肇淛云地窖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以其地燥故不腐
其土堅故不崩自齊以南不能為也三晉富家歲粟數萬石皆
窖而封之有歲數十年不腐者蓋隋之洛口回洛其說可驗隋
時有三十年蓄其富盛如此而李密之發倉未聞紅腐不可食
也我國則稍至四五年之久則皆不可食而勒授於民換取白
粳民以此皆至流移閭井騷然甚可諉也我邦雖近海熱濕至

於山城高燥之地未有不可窖之理計不出此惟思慮下取盈
亦異矣余謂其陳久不可食則未至腐爛散諸貧民可矣詩云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古道即然
今之廟畫都不外於損下益上可嘒爾

貯人待用

古者用人必先試後擢故官不失人材不材判焉所以多成少
敗楊大洪曰寧議而後用無用而後議寧貯人而待用無臨用
而尋人苟不於平時斟酌賢否以待患亂如何能急時託任哉
定無憂乎唐之法雖尚文詞猶綢繆難慎所試非一事所取非
一路後世則一人任銓取舍惟意於是才智掩蔽事功虧垂其

故何也。狃於偷安，汨於私利也。策向高，有言昇平之時，人主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人主每欲以爵祿使人，爵祿者平時之悅樂而禍亂之蠱賊也。人主之柄權，惟在爵賞，操此權驕吝於天下士大夫，則賢士恥之。其狗彘蠅營，莫非忘恩負惠之徒，孰肯舍命不恤倉卒赴難哉。故古之明主，盡禮於難，致之士而忘其官，人臣感其義而輕其身也。

華夷之辨

隣國之道，小弱不可敵，大強故滕間於齊，楚而事之，惟謹又不。得免焉，則避而遠之。若太王之於狄人，可也。無地可去者，得亡

而已。然未亡之前，所可為者，惟皮幣犬馬而事冀，或俸免外此。無策也。我國兵力最劣，偷安為上計。自麗時始，必忘出高論，凡有外寇，徒籍大國之力，不然勢窮而乞憐而已。在今光景，又異自大明掃清胡元之後，華夷之辨益重，而強弱之勢有不與數也。廟筭不思內修而攘臂於外，攘待武弁極賤而將待有變，需用其謬戾如此也。王錫爵之言曰：武官在巽下，求安專籍款塞之利，文臣在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可謂劫中時病矣。而今有甚焉者，閩帥率非邊地諳練者，不過執綺軟熟無能子，笄不習武經，不操弓劍，門地作基善事，養望居筮轂者，只是縉紳家鈍驥下根。

不及於毫墨者也殆不免於古所謂三戰股軍膏則席翼鬻當路則狐而媚逢犬適鼠而窺矣顧何論於折衝禦侮耶

耳毫

自古論壽者眉毫不如耳毫張宛丘以少食為證或不過麕飴一盞臙膩之物絕不向口或不盡一咒食包子不過一二枚或飲食更不食物啖少菜實而已此皆耆艾康寧之人也余稟薄少時人甚危之中歲眉中有數莖長毫既而耳中之毛漸繁性不喜魚肉飯亦少進故外無燮養而今踰七旬或者此其為微耶聖人沽酒市脯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即不苟食也昔查道每食必盡一咒度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謂

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此意亦好釘飯滿盤東攬西攬必欲遍嘗乃不勝嗜欲故也且咒不必多盛：：則難節此皆不苟食之節度也

王文正

孔子退朝既焚而不問馬他日既焚拜吊者士一大夫再氣像

不佞矣此謂朝君而退至外朝如上文所謂過位也禮云朝言不及犬馬在朝本有合言苟及汚賤非敬謹之道也昔

宋王文正當國丁謂以玉清宮飲多謂色變問曰此地不

與人言會饅頭夾子處古人處心如此其所理會可見在朝之

苟許譚俚之談轉於國務背馳比如此行路曲經盡塞然後遵道

甚可慶歎若以此說書問曰死雀好在否答曰唯唯而宛奇問養收

丹之術百車僚當時猶知此之序可識則此論今差勝矣
儀表

